

下 合 局 者

讲述纵横家的欲望与生命

再现惊心动魄的战国江湖

范军著

战国七雄的狼性生存

厚黑学的历史阐释

长征出版社

战国七雄的狼性生存

范军著

北京出版社

下
个
出
局
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一个出局者:战国七雄的狼性生存 / 范军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204-447-0

I. 下… II. 范… III. 中国—古代史—战国时代—通俗
读物 IV. K2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658 号

书 名: 下一个出局者

作 者: 范 军

特约策划: 辛海峰

责任编辑: 高 山

特约编辑: 张 越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80204-447-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下台出者

目录

第一章 乱红

有一个人死了	3
晋悼公很听话	4
战火无情人绝情	7
人生有时候会被命运绑架	9
真正的考试在江湖	13
有一个成语叫师出有名	17
一道两难选择题	18
从历史的现场望过去	21
人心比旋涡更加高深莫测	24
这个春天,战国的天空不下雨	29
豫让的人生意义	30
魏文侯会做人	34
乐羊这样的男人	36
贫贱者骄人	44
魏文侯被再次洗脑	47

第二章 谋战

吴起的心很硬	50
一个巨大的阴谋如影随形	54
一生跟着荣华富贵走	56
这样的时代,没有赢家	59
齐威王发飙	63
乱世尘埃公孙鞅	65
没有共鸣,事情就不能往前推进	68

一个决绝的改革者	70
庞涓比孟轲牛	72
任何时候,一山难容二虎	74
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76
人心开始抵抗了	78
赛马输了,原因在人不在马	80
不是所有的危急都值得去救	81
一条毒计	83
战争需要借口	86
好傻,好天真!	89
浪子回头齐宣王	91
公子卬栽了	93
已然没有退路	96
一个人的死去和一个国家的新生	98

第三章 纵横

苏秦是一个逆子	102
人生拐点	105
一块玉打碎了张仪的梦想	107
搞他,搞他,搞死苏秦!	110
谜底很伤感	112
苏秦的舌头很深刻	114
惊天地、泣鬼神的合同	116
人心似水	118
十座城池	121
要敢于尝试	123
魏襄王豁然开朗	126
人生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	127
“三千门客”的思想力	131
漂泊者之死	135
杀人不如用人	137
世间已无合纵策	140

子之有一个梦想	141
他愿意做马骨	145
六百里地太诱人	147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154
他死得最安详	158
为君者的代价	160
这样的时代,不暴力不行啊!	163
一夫多妻制害死人	165

第四章 君子

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170
函谷关的夜啊,静悄悄	172
秦昭襄王急了要离间	174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176
意淫强国?	179
相信别人的嘴巴,屁股会很痛	184
蔺相如绑票和氏璧	187
看透人心	190
气度比风度更重要	192
放心之后无防心	194
一点牛酒可杀人	197

第五章 远近

一个曾经被尿淋的魏人在秦国掌了大权	202
保护是要讲实力的	203
传说中的战国雨	206
他在等死	209
捧一个人也叫反间计	210
四十万赵军是笨死的	213
平衡比断臂更重要	214
耳语的杀伤力	216
给我一个机会,还你一个破囊	218

第六章 做局

吕不韦的眼睛很毒	222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牙	223
人生没有很多选项	225
只因为他老了	227
为朋友两肋插刀是要埋单的	228
秦王太 CNN	231
目的地是——名利	232
祖国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	234
流言比刀更锋利	237
廉颇的人生	242
一顿鞭子导致的军事流产行动	244
祖宗们迁得,我迁不得?	246
操盘手李园	247
命运绳索上的蚂蚱	249
蠢蠢欲动的代价	251
没人肯去燕国	252
一个未成年人的智商	254
很黄很暴力的宫闱秘案	256
命运的逆转	258
致命的赌注	261

第七章 出局

尉繚一声叹息	264
钱是可以砸死人的	265
世上已无廉将军	267
没有归路的人	269
下一个是赵国	271
田光的价值	273
死亡的意义	275
宿命的匕首及国家	277
最后的多愁善感	279
天下大势	280

下台者

第一章 乱红

有一个人死了

公元前 573 年的某一天，有一个人死了。

当然，在战国这样一个乱世，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死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当时的他正站在太阴山顶，手里捧着一碗酒。

这碗酒的颜色艳如桃花，看上去很美。在过去的很多时侯，他会把这样的酒赏给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喝，而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除了一饮而尽外别无选择。

不错，他有这个权力和威势。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战国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晋厉公。作为一个大国领袖，晋厉公曾经带领他的政府军击败了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不容置疑地让自己的名字变得如雷贯耳。

但那些都是过去时了。现如今，在晋国望族栾书和中行偃看来，晋厉公只是一只纸老虎。这只纸老虎除了将手里捧着的那碗酒一饮而尽外别无选择。因为作为悍然作乱的禁军领袖，栾书和中行偃正在晋厉公身后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即将停止呼吸的老人。

不错，他们有这个权力和威势，因为他们不是别人，而是晋国望族当中声名最为显赫的荀氏家族的长老。在长期的征战当中，荀氏家族用白骨和铁血为自己家族赢得了威慑力。

致命的威慑力。

正所谓“功高震主”，但晋厉公以为，这其中错了一个字，应该是“功高杀主”。因为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将为新成语“功高杀主”提供注脚。

晋厉公一声叹息。叹息声中，战国时代的太阳正缓缓地升起，温情脉脉地照在这块充满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土地上。

其实，时代剧变的消息孔子早在书房里就知道了。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的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抛弃、不放弃地对《春秋》进行第 N 遍修改，就在这时，一个非常事件就像子弹一样击中了他手中的笔，让他改不下去了。

非常事件是鲁国国君姬蒋在打猎时捉到了一只麒麟。

麒麟在一般人眼里是大吉之物。但孔子不是一般人，他没有看到吉，而是看到了凶。

因为孔子认为,只有世界和平、圣明君王统治的时候,麒麟才会出现。鲁国国君姬蒋算不算圣明君王他不好明说,但是世界显然是不和平的——麒麟出现在乱世,那是时事乖张的征兆!这样的发现让孔子对手头的工作失去了兴趣。

《春秋》就此封笔。

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也就此以一种惊惧的姿态戛然而止,更加令人惊惧的是战国时代开始的第二年,圣人孔子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而早在战国时代开始前三年,佛祖释迦牟尼就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圣人们不约而同地眼不见心不烦。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恐怖的、让人看不懂的时代正在呼啸而来,从而让那些高尚的人和高尚的著作避之唯恐不及。

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必将血肉横飞,必将礼崩乐坏,必将属于全世界:战国时代开始的这一年,第二次波希战争全面爆发,波斯海军以一种很难看的方式集体死在了那个著名的海域上。

所以,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时代是可怕的。

姬周也不怀疑。

这个被后世称为晋悼公的人是晋厉公的侄儿,当晋厉公在那个著名的早晨喝下那碗著名的毒酒之后,他就拥有了这样一个称号。

事实上,姬周是被荀氏家族的长老拥立上位的。当时的他还在睡梦当中,王冠就从天而降了。

不过,关于做国君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姬周很快就搞清楚了。他甚至搞清楚了晋厉公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众卿。寡人平生第一次看日出,没想到这么壮观。

这句话说得那叫一个从容。毫无疑问,没有大历练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所以姬周就怀疑,他自己死前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这样的怀疑毫无意义。

因为荀氏家族不希望他死,而希望他活。晋悼公只有好好活着,才可以让荀氏家族发扬光大。当然好好活着的第一要义是听话,先主晋厉公就是因为不听话,才走上了不归路。

晋悼公很听话

晋悼公很听话。

在这样的时代。首先是勇者生存,其次是听话者生存。晋悼公不愿意逆潮流而动,尽管荀氏家族涉嫌杀死他的叔叔晋厉公,晋悼公还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交给了他们。荀氏家族的长老担当了上军元帅,而杀人凶手中行偃(荀偃)成为副帅。

晋悼公深深地明白,他是把自己的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这人生能走多远全凭天意。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颗裤腰带上的脑袋在很多年后竟然完好无损。

因为晋悼公玩了一个平衡。

巧妙的平衡。

动荡的平衡。

你死我活的平衡。

平衡的基础在于晋国有六大家族。除了同属于荀氏家族的智族和中行族以外,还有范、韩、赵、魏四族。在晋悼公眼里,这六大家族既可怕又不可怕。可怕在于联合,不可怕在于分裂,以及分裂之后的钩心斗角。

晋悼公在即位布局的时候就将六大家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钩心斗角的事宜进行了隐秘的安排。他在任命荀氏家族长老担当上军元帅的同时,也任命韩氏家族的韩厥为中军元帅,赵氏家族的赵武为新军元帅,魏氏家族的魏绛为中军司马,范氏家族的士渥浊为太傅……

总之,六大家族一个都不闲着,但决不搞平均主义。

为的就是要挑起红眼病,挑起人性深处难与人言的阴暗神经,并迫使他们作出激烈反应。

果然,赵鞅首先跳出来惹事。

赵鞅是赵氏家族的首席长老,又是上卿——他拼上老命也要维护赵氏家族的荣誉和尊严:赵氏家族的祖先赵衰曾经是晋文公的左右手,官居宰相。可现如今,随着晋国国君的没落,赵氏家族风光俨然不再。

当然惹事要有事端。好在战国年代,别的没有,事端那是多了去了。

事端从国际冲突而来。那已是好多年后,晋国已进入晋顷公时代。这一天,卫灵公和齐景公突然手痒痒,打人的冲动此起彼伏。当然了,都是一国之君,打自己人没什么鸟意思,他们就把拳头对准了曾经的霸主晋国。

赵鞅就这样奉旨出发了,带着他的一支队伍直奔卫国而去。至于赵鞅为什么直奔卫国而非齐国而去,那是因为在无数次的钩心斗角中他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柿子要拣软的捏。想当年,齐赵都是做过霸主的,现如今要直接PK那还真是胜负难料。而卫国当柿子好多年了,不捏白不捏,捏了不白捏。

好在卫灵公不是一个疯狂的柿子。在亲切接见了赵鞅同志的问罪之师后,卫灵公爽快地表示,他愿意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以户口五百家谢罪。这户口五百家真是笔巨大的财富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别说人才,是个会走路的人都值钱。打仗,打的就是人。所谓兵强马壮,那是要一户户人家去凑起来的。

卫灵公痛苦割仓,赵鞅则照单全收。但是问题来了,收在哪里呢?

这真是个痛苦的问题。

唉,人生经常是这样,胜利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但胜利的果实却经常不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类似于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

属于那个一言不发、故作威严却已是岌岌可危的晋顷公,起码眼下是这样。因为其他五大家族的人眼睛都盯着呢,即便晋顷公不好意思要卫国这区区五百户人家,赵鞅也不能不给。

赵鞅终于给了。

他给得很有技巧。五百户人家被赶到了邯郸,然后交给一个叫赵午的人来管理。赵午表面上是赵氏家族的人,但也可以说是荀氏家族中中行族的人。这么说吧,赵午同志是中行族老大荀寅的外甥。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将五百户人家“化公为私”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赵鞅心里的“小九九”,成不成还得看群众的眼睛。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范、韩、魏、智族的人不仅雪亮地看到了五百户人家来到了邯郸,也雪亮地看到了赵鞅心里的“小九九”。

但他们不敢说什么。

因为处在这样的时代,说话的分贝取决于拳头的力度。拳头力度越大,说话分贝越高。

很显然,中行族和赵族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沉默。

愤怒的沉默。

无奈的沉默。

最终,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切既成事实。晋顷公也没说什么。他——似乎已被同志们遗忘了。

但是,赵鞅没想到,他继续出招的时候遇到了阻力。

阻力是族子赵午给的。

这是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当赵午刚刚熟悉了这新迁五百户人家的情况时,赵鞅一纸调令下来了。赵鞅要将五百户人家迁到他自己的领地晋阳并编入作战队伍。赵午愤怒了。

他终于明白了一种动物在遭到戏弄后的心理感受——猴子。

他感觉自己现在就是那只被赵鞅戏弄的猴子。不折不扣的猴子!

不错,赵鞅是赵氏家族的首席长老,但首席长老也不能随意戏弄人。

赵午拒绝了。

他拒绝了赵鞅下达的调令。

给出的理由是五百户卫人不愿意再走,就愿意留在邯郸。

这样的理由在几天之后为赵午带来了杀身之祸。赵午在人头落地的一瞬间也想不明白,堂堂首席长老,怎么可以为一点小小的战利品公然杀死族里的年轻后

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还是想明白了:在这样的时代,没有永恒的亲情,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赵午还是太年轻,年轻得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替他晚到的成熟来埋单。

战火无情人绝情

毫无疑问,赵鞅杀赵午是很有快感的。

这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快感。这是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快感。

但是赵鞅的快感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荀寅愤怒了。荀寅的愤怒是双重的:一是因为外甥赵午被杀;二是因为赵鞅太无耻,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荀寅找到范氏家族的老大士吉射,告诉了他赵鞅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希望他拍案而起。但士吉射听后却无动于衷。的确,外甥是荀寅的外甥而不是他的外甥,他不想乱拍桌子。

在这样的时代,谁都不想被人当枪使。在即将上演的中行氏与赵氏家族的激情火拼中,士吉射只愿意做一棵城门上的野草,在战火映照下幸福地偷窥。

但是荀寅却告诉了他一个辛酸的现实:战火无情人绝情。城门失火,池鱼烤熟。一个人一生的选择真的不太多。不想办法抓住机会,就会被机会活活捏死。

士吉射动摇了,的确,这不是独善其身的时代。要命的是晋顷公在此时毅然去世,晋国的事情再没有一个终极裁判者,哪怕这个终极裁判者端的是虚弱不堪,只剩下个空架子。

士吉射终于悍然决定,和荀寅在一起,在晋国的土地上劫杀一切不听话的家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拳头。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士吉射还是被荀寅那句狠话吓着了:不想办法抓住机会,就会被机会活活捏死。荀寅在说这话时,手指的关节发出可怕的咔咔声,令人心神俱裂。晋阳守将董安于站在赵鞅面前,第一次感觉说服一个人很难,说服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更难,而要说服一个自以为是的领导人更是难上加难。

和赵鞅一样,董安于也是赵氏家族的长老。所不同的是赵鞅是首席长老,而他只是个普通长老。

这就是区别。位置上的不同排序必定会带来职务上的差异,职务上的差异更会带来话语权的不等值。

董安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倾诉当中,中心意思就是要赵鞅以晋王室首席长老的身份,先发制人,对中行氏和范氏予以剿灭。但赵鞅同志身为首席长老,法制观

念突然变得很强。他告诉董安于,按照晋国的法律,部族间如果打起来引发内乱的,先发动攻击的一方要判处死刑。所以他的意见是不如等中行氏和范氏先打过来,赵氏家族后发制人,这样才不违反晋国的法律。

可皇帝已经不在了啊!还管什么法律不法律!董安于几乎是喊了出来。

赵鞅却瞪着比牛卵还大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皇帝在与不在一个样!

董安于泄气了。他终于深刻地理解了两个成语的真正含义:鸡同鸭讲、对牛弹琴。说不通时就不说。

这是董安于的人生信条。

说归说,做归做。

这是董安于的又一个人生信条。

在说服赵鞅率先打响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失败后,董安于开始脚踏实地地在京城进行了秘密的军事集结。这一切,他都是瞒着赵鞅干的,只是董安于不知道,历史玄机也在此时的秘密集结。若干日子之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一个人的深谋远虑,以及用人以短。董安于的短处就是太重情义。

而深谋远虑的这个人是一——赵鞅。

只是此时的赵鞅一副浑然不知的神情。面对董安于几乎是半公开化的军事集结,赵鞅躲在他的办公室里眼不见心不烦。

他只想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起码给人外在的印象是这样。

中行氏和范氏的联合军团却是不由分说地杀将过来。形势可以说是火烧眉毛了,赵鞅还是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外面自有董安于率领赵氏军团奋勇抵抗。

抵抗是殊死的,但是殊死的抵抗并不能保证赵鞅躲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长老。在董安于的护送下,赵鞅只得离开京城避居晋阳城。

实践证明,至少走到当前这一步,赵鞅的后发制人战略是失败了。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场内乱的突发而至彻底改变了。智氏家族的老大荀跢就在这晋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断然出手了。荀跢认为,智氏和中行氏虽然同属于荀氏家族,但中行氏如果把手伸得太长,把同在晋国土地上刨食的兄弟们都赶尽杀绝的话,那迟早有一天,智氏也将成为刀下之鬼。

荀跢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和韩、魏两个家族的老大说了。

这两个老大什么都没说。

做老大如果能做到什么都不说要么是无能要么就是万能。

幸好,他们两个不属于前者。

其中韩氏家族的老大韩不信智商还更高一些。他建议三家联合起来,拿起法律的武器将率先发动武装攻击的叛乱分子——中行氏和范氏的联合军团给灭了。

“当然,这需要授权。”老谋深算的荀跢阴阴地一笑。这时的他突然发现了国君

的价值所在。虽然晋顷公避之唯恐不及地去世了,但晋定公正粉墨登场。他正等着建功立业,正等着挽狂澜于既倒。

荀跖决定,就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国君一个机会,让他睁大眼睛看一下,什么叫智氏家族血染的风采;现如今,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究竟是谁说了算。

人生有时候会被命运绑架

晋定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乾坤独断。

因为是他亲自下达命令,让智、韩、魏三大家族的兵团向乱军开火的。他体会到了国君被属下尊重的感觉——在此之前,智、韩、魏三大家族联名向他上血书,请求他下令剿灭中行和范氏叛军。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愉快地颁布了平叛令。

在这个进程中,晋定公只看到王族的力量,而不是什么六卿的力量。

所以荀跖的期待落了空。

但是,对晋定公而言,一种潜在的危险始终如影随形。

因为他的位置太重要了。

在他以一种愉快的心情让晋国六卿进行终极 PK 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已然成了六卿博弈的筹码。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不留神就会被命运绑架。而这样的一种宿命与他之前的身份、地位并无关系,只与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有关。

晋定公时刻有被绑架的危险。试图绑架他的人是荀寅。这个能将手指关节发出可怕的咔咔声的人决定破釜沉舟,将晋定公变成自己的人质,迫使智、韩、魏三大家族停止追击。

但是很遗憾,在智、韩、魏三大家族中,有一个人的智商高过了他。

韩不信。

这个韩氏家族的老大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拉进了王廷,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紧密地团结在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君周围。韩不信知道,保护了晋定公也就是保护了自己。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成了晋定公的传声筒。

活的传声筒。

智商很高的活的传声筒。

于是局势的天平飞快地向智、韩、魏三大家族倾斜。晋国京城天空火光冲天,骊歌四起。但是,在荀寅和士吉射听来,这无异于是四面楚歌啊!寡不敌众的他

们在血色黄昏中往一个叫朝歌的小城一路狂奔，他们决定在那个地方将叛乱事业进行到底。

尘埃暂时落定的时候，赵鞅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

韩不信对晋定公说，在这胜利的时刻，欢天喜地的时刻，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一个人。这个人法制观念强啊，在最危险的时刻，都以国家为重，不愿意开违反法令的第一枪。他——就是现在还在晋阳避难的赵鞅同志！

晋定公激动了。激动是因为他欣喜地发现，在这个家族众多的国度里，以国为家的人还是有的。他召回赵鞅，让他继续当首席元老。

赵鞅的深谋远虑开始开花结果。他在心里无声地乐了。

但是有一个人不乐。他在心里无声地哭了。

这个人就是曾经踌躇满志的荀跢。在平叛前，他原本要让年轻的国君晋定公睁大眼睛看一下，现在究竟是谁说了算。但是晋定公睁大了眼睛，看到的只是韩不信，还有赵鞅。

没他荀跢什么事。

荀跢只得自己跳将出来，为自己争夺战利品。

他眼中的战利品是虚的，不是实的。

但是在荀跢看来，虚的战利品比实的更宝贵。

他看上了一个人的位置。荀寅的大臣职位。

不错，荀寅现在还在朝歌贼心不死。但毫无疑问，他的官位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他原先屁股底下坐着的大臣职位势必要拿出来重新进行分配。

分配就是抢夺。

就是利益的再切割。

就是一块肥肉放在桌子的正中间，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就看谁有本事将它叨到自己嘴里。

荀跢愿做这个有本事的人。

当然，要细说起来，他也是满腹冤屈。赵鞅一个缩头乌龟继续得到重用，而他一个平叛英雄却在出了牛力后一无所获。凭什么呀？！这人世间要是没有公平正义，那就武力相见！

荀跢找到赵鞅，用一种非常直白的语言告诉他，荀寅的大臣职位空出来了，但不能老空在那里，就让梁婴父接了那位置吧。而你赵鞅作为晋国的首席元老，应该支持这件事。

赵鞅听明白了荀跢话中的意思。他也不知道，梁婴父是荀跢的死党，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面对荀跢这种赤裸裸的跑官、要官行为，一向自诩为依法治国的赵鞅发现，他的腰板硬不起来了。

在任何时候，董安于都不是赵鞅的腰，而是他腰间的智囊。